

毛泽东将此书
作为国宝送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楚辭集注

宋 朱熹



中国人事出版社

楚辭集注

(文白对照本)

[宋] 朱 烹集注
李忠实 译著

中国人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楚辞集注：文白对照本 / (宋) 朱熹著；李忠实译著。北京：
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3

ISBN 7-80076-845-7

I. 楚… II. ①朱… ②李… III. 《楚辞》-注释 IV. I
2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3451 号

责编：杜 方

美编：王燕明

楚辞集注

(文白对照本)

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

(100028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新华书店 经销

河北邮电印刷厂 印刷

*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0

字数：450 千字 印数：1—20000

定价：24.80 元

前　　言

右《楚辞集注》八卷，今所校定，其第录如上。盖自屈原赋《离骚》而南国宗之，名章继作，通号“楚辞”，大抵皆祖原意，而《离骚》深远矣。窃尝论之：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之至意。虽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抆泪讴吟于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于其言，而不敢直以“词人之赋”视之也。然自原著此词，至汉未久，而说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盖未能免，而刘安、班固、贾逵之书，世不复传。及隋、唐间，为训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为楚声之读，今亦漫不复存，无以考其说之得失。而独东京王逸《章句》与近世洪兴祖《补注》并行于世，其于训诂名物之间，则已详矣。顾王书之所取舍，与其题号离合之间，多可议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义，则又皆未尝沈潜反复、嗟叹咏歌，以寻其文词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说，旁引曲证，以强附于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滞而远于性情，或以迫切而

害于义理，使原之所为壹郁而不得申于当年者，又晦昧而不见于后世。予于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据旧编，粗加隐括，定为《集注》八卷。庶几读者得以见古人于千载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载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于来者之不闻也。呜呼唏矣，是岂易与俗人言哉！

悲矣。序列于此，又何疑焉！至于终篇，特著张夫子、吕与叔之言，盖又以告夫游艺之及此者，使知学之有本而反求之，则文章有不足为者矣。其余微文碎义，又各附见于本篇，此不暇悉著云。

【译文】

右边《楚辞集注》八卷，现在经过校对审定，目录次序如上。自从屈原作了《离骚》，南方文士师法其风格，名篇相继涌现，通称“楚辞”。这些文章大多效法屈原的用意，但《离骚》意尤深远。我曾私下议论：屈原的为人，他的志向和操守，虽然有时不合中庸之道，不可效法，但都出于忠君爱国的一片诚心。屈原作品的内容，虽有放纵不拘、神奇古怪、怨恨不满、愤激奋发的倾向，不可作为准则，但都从缠绵悱恻、忧思伤痛、无法控制的深情厚意中产生。虽然他不知到北方学习，以寻求周公、孔子的学说，而只是继承了变《风》变《雅》的主流，因此学识纯正的儒者，行为端正的读书人，有的就耻于称道他。但他却使世上被放逐的官吏、被赶走的儿子、怀着怨恨的妻妾、被遗弃的妇人，在下面抹着眼泪歌唱咏叹，而他们的君王、父亲、丈夫，正好有机会听到，那么对于双方关系中美好的天性伦理，难道不可以相互感发而更加显示三纲、五常的重要？所以我对

他的言辞，一直感到很有意义，而不敢仅仅将它看作是“词人之赋”。然而自从屈原作了这种文辞，到汉代还没多久，论说的人，已经失去了他的宗旨，即使太史公也不免如此。而刘安、班固、贾逵有关《离骚》的著作，都没能流传开来。到隋唐年间，替《离骚》作训诂解释的还有五、六家。还有个道邃和尚，能够用楚调来朗读，现在也已散失，没有保留下来，无从检验他们解说的优劣。只有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和近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同在世上流传。它们在解释文义、分辨事物名称方面，可以说已很详尽了。不过王书所采用和舍弃的，以及标题评说是否符合本意，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而洪氏都没有订正。至于《离骚》所包含的深远意义，那么两人又都未能潜心体会，反复推敲，歌吟咏叹，以寻求屈原文辞含义的出处；而急于采用比喻，提出看法，广泛援引，曲折论证，来牵强附会原已存在的事实。因此有的地方迂阔拘泥，不切性情；有的地方又窘迫急切，有损义理，致使屈原当年郁郁不得志的心情，又变得模糊不清，不能被后人所理解。我因此感慨更深了。在养病的空闲时候，暂且根据原有的书，略加修改，定为《集注》八卷。或许可使读者由此了解古人千年之前的隐衷；而死者如可复生，也会知道千年之后还有能理解自己的人，而不再怨恨后世没有知己了。唉，实在可叹啊！这些又怎么能轻易向俗人说呢？

目 录

楚辞集注目录

离骚经第一	卷一	(1)
离骚九歌第二	卷二	(65)
离骚天问第三	卷三	(110)
离骚九章第四	卷四	(172)
离骚远游第五	卷五	(251)
离骚卜居第六		(258)
离骚渔父第七		(259)
续离骚九辩第八	卷六	(279)
续离骚招魂第九	卷七	(310)
续离骚大招第十		(320)
纽离骚惜誓第十一	卷八	(358)
续离骚吊屈原第十二		(361)
续离骚服赋第十三		(362)
续离骚哀时命第十四		(364)
续离骚招隐士第十五		(368)

楚辞辩证目录

楚辞辩证上.....	(395)
楚辞辩证下.....	(427)

楚辞后语目录

成相第一.....	(454)
危诗等二.....	(461)
易水歌第三.....	(463)
越人歌第四.....	(464)
垓下帐中之歌第五.....	(464)
大风歌第六.....	(464)
鸿鹄歌第七.....	(465)
吊屈原第八.....	(491)
服赋第九.....	(491)
瓠子之歌第十.....	(491)
秋风辞第十一.....	(492)
乌孙公主歌第十二.....	(493)
长门赋第十三.....	(493)
哀二世赋第十四.....	(495)
自悼赋第十五.....	(495)
反离骚第十六.....	(497)

绝命词第十七.....	(522)
思玄赋第十八.....	(523)
悲愤诗第十九.....	(527)
胡笳第二十.....	(528)
登楼赋第二十一.....	(549)
归去来辞第二十二.....	(550)
鸣皋歌第二十三.....	(551)
引极第二十四.....	(551)
山中人第二十五.....	(552)
望终南第二十六.....	(552)
鱼山迎送神曲第二十七.....	(552)
日晚歌第二十八.....	(553)
复志赋第二十九.....	(553)
闵己赋第三十.....	(555)
别知赋第三十一.....	(555)
讼风伯第三十二.....	(556)
吊田横文第三十三.....	(557)
享罗池第三十四.....	(557)
琴操第三十五.....	(558)
招海贾文第三十六.....	(575)
惩咎赋第三十七.....	(576)
闵生赋第三十八.....	(578)
梦归赋第三十九.....	(579)
吊屈原文第四十.....	(580)
吊裴弘文第四十一.....	(581)
吊乐毅第四十二.....	(582)
乞巧文第四十三.....	(582)

憎王孙文第四十四.....	(584)
幽怀赋第四十五.....	(601)
书山石辞第四十六.....	(602)
寄蔡氏女第四十七.....	(602)
服胡麻赋第四十八.....	(603)
毁璧第四十九.....	(604)
秋风三叠第五十.....	(604)
鞠歌第五十一.....	(605)
拟招第五十二.....	(605)
跋.....	(619)
译注后记.....	(622)

【原文】

楚辞卷第一 集注

离骚经第一 离骚一

《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战国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楚武王子瑕食采于屈，因氏焉。屈重、屈荡、屈建、屈平，并其后。”又云：“景氏有景差，至汉皆徙关中。”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土。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妒害其能，共谮毁之。王疏屈原。屈原被谗，忧心烦乱，不知所憩，乃作《离骚》，班孟坚曰：“离，犹遭也。”颜师古云：“扰动曰骚。”洪曰：“其谓之经，盖后世之士，祖述其词，尊而名之耳，非原本意也。”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是时，秦使张仪，谲诈怀王，令绝齐交，又诱与俱会武关。原谏怀王勿行。不听而往，遂为所胁，与之俱归，拘留不遣，卒客死于秦。而襄王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屈原复作《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篇，冀伸己志，以悟君心，而

终不见省。不忍见其宗国将遂危亡，遂赴汨罗之渊自沉而死。汨，音觅。○长沙罗县西北，去县三十里，名为屈潭，即屈原自沉处。今属潭州宁乡县。淮南王安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又曰：“蝉蜕于浊秽之中，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宋景文公曰：“《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矣。”按《周礼》：太师掌六诗以教国子，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而《毛诗》《大序》谓之六义，盖古今声诗条理，无出此者。《风》则闾巷风土男女情思之词，《雅》则朝会燕享公卿大人之作，《颂》则鬼神宗庙祭祀歌舞之乐，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节奏之异而别之也。赋则直陈其事，比则取物为比，兴则托物兴词，其所以分者，又以其属辞命意之不同而别之也。诵《诗》者先辨乎此，则三百篇者，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率矣。不特《诗》也，楚人之词，亦以是而求之，则其寓情草木，托意男女，以极游观之适者，变《风》之流也；其叙事陈情，感今怀古，以不忘乎君臣之义者，变《雅》之类也。至于语冥婚而越礼，摅怨愤而失中，则又《风》、《雅》之再变矣。其语祀神歌舞之盛，则几乎《颂》，而其变也，又有甚焉。其为赋，则如《骚经》首章之云也；比，则香草恶物之类也；兴，则托物兴词，初不取义，如《九歌》沅芷澧兰以兴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属也。然《诗》之兴多而比、赋少，骚则兴少而比、赋多，要必辨此，而后词义可寻，读者不可以不察也。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陬，侧鸠反，又子侯反。降，叶乎攻反。○此章，赋也。德合天地称帝。高阳，颛顼有天下之号也。颛顼之后，有熊绎者，事周成王，封为楚子，居于丹阳。传国至熊通，始僭

称王，徙都于郢，是为武王。生子瑕，受屈为卿，因以为氏。苗裔，远孙也。苗者，草之茎叶，根所生也。裔者，衣裾之末，衣之余也，故以为远末子孙之称也。朕，我也，古者上下通称之。皇，美也。父死称考。伯庸，字也。屈原自道：本与君共祖，世有令名，以至于己，是恩深而义厚也。摄提，星名，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贞，正也。孟，始也。陬，隅也。正月为陬，盖是月孟春昏时，斗柄指寅，在东北隅，故以为名也。降，下也。原又自言：此月庚寅之日，已始下母体而生也。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次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览，一作鉴。余下一无于字。○赋也。皇，皇考也。览，观也。揆，度也。初度之度，犹言时节也。肇，始也。锡，赐也。嘉，善也。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高平曰原，故名平而字原也。正则、灵均，各释其义，以为美称耳。《礼》曰：“子生三月，父亲名之。”二十则使宾友冠而字之。”故字虽朋友之职，亦父命也。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纷，音坟。重，直用反。能，叶奴代反；一作态，非是。扈，音户，辟，匹亦反。纫，女陈反。○赋而比也。纷，盛貌，生得日月之良，是天赋我美质于内也。重，再也，非轻重之重。修，长也。能，才也。能，兽名，熊属，多力；故有绝人之才者，谓之能。扈，被也，离，香草。生于江中，故曰江离。《说文》曰：“蘪，莞也。”郭璞曰：“似水莽。”辟，幽也。芷，亦香草，生于幽僻之处。纫，续也。兰，亦香草，至秋乃芳。《本草》云：“兰，与泽兰相似，生水傍，紫茎赤节，高四五尺，绿叶光润，尖长有岐，阴小紫，花红白色而香，五六月盛。”佩，饰也。《记》曰：“佩悦茝兰。”则兰芷之类，古人皆以为佩也。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汨，于笔反。不，一作弗。恐，

丘用反。搴，音蹇，《说文》作捲。阤，音毗。捲，力敢反；一作攬，一作擎，下一有中字。洲，一作州。莽，莫补反。○赋而比也。汨，水流去疾之貌。言己之汲汲自修，常若不及者，恐年岁不待我而过去也。搴，拔取也。阤，山名。木兰，木名。《本草》云：“皮似桂而香，状如楠树，高数仞，去皮不死。”捲，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所采取皆芳香久固之物，以比所行者，皆忠善长久之道也。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忽，一作昒。零，一作苓。○赋而比也。淹，久也。代，更也。序，次也。零落，皆坠也；草曰零，木曰落。美人，谓美好之妇人，盖托词而寄意于君也。迟，晚也。此承上章，言己但知朝夕修洁，而不知岁月之不留，至此乃念草木之零落，而恐美人之迟暮，将不得及其盛年而偶之，以比臣子之心，唯恐其君之迟暮，将不得及其盛时而事之也。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乘，一作乘，下同；一作策。驰，一作骋，下同。道，一作导。度、路二韵下，一皆有也字。○赋而比也。三十曰壮。弃，去也。草荒曰秽，以比恶行。骐骥，骏马，以比贤智。言君何不及此年德壮盛之时，弃去恶行，改此惑误之度，而乘骏马以来随我，则我当为君前导，以入圣王之道也。自汨余至此，三章同用一韵，意亦相承。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菌，渠陨反，或从竹。维，当作唯，古通用。茝，昌改反，一作芷。○赋而比也。后，君也。三后，谓禹、汤、文王也。至美曰纯，齐同曰粹。众芳，喻群贤。言三王所以有纯美之德，以众贤辅之也。杂，非一也。椒，木实之香者。申，或地名，或其美名耳。桂，木名，《本草》云：“花白叶黄，正圆如竹。”蕙，草名，《本草》云：“薰草也，生下湿地，麻叶而方

荃，赤花而黑实，气如蘼芜，可以已厉。”陈藏器云：“即零陵香也。”言杂用众贤以致治，非独专任一二人而已也。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昌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耿，古迥反，又古幸反。昌，一作猖，一作倡。被，一作披，并匹皮反。夫，音扶。后以意求，不能尽出。○赋而比也。耿，光也。介，大也。遵，循也。昌被，衣不带之貌。捷，邪出也。径，小路也。窘，急也。桀、纣之乱，若被衣不带者，独以不由正道，而所行蹙迫耳。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惟下，一有夫字。乐，音洛。隘，于懈反，叶于力反。身，一作心。殃，一作快。○赋而比也。惟，思念也。党，朋也。偷苟且也。幽昧，不明也。险，临危也。隘，履狭也。惮，难也。殃，咎也。皇，君也。绩，功也。君车宜安行于大中至正之道，而当幽昧险隘之地，则败绩矣。故我欲谏争者，非难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国倾危，以败先王之功耳。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齎怒。忽，一作跕，一作急。奔，布顿反。先，悉荐反。后，下沟反。荃，七全反；一音孙，一作荪，音同。揆，一作察。中，一作忠。齎从火，齐声，在詣反；一作齐，或作齎，并祖西反；又一作欬。怒，叶上声。○比而赋也。踵，足跟也。武，迹也。追前人者，但见其跟之迹耳。言所以奔走以趋君之所乡，而或出其前，或追其后，以相导之者，欲其有以蹑先王之遗迹也。荃，与荪同，陶隐居云：“东间溪侧，有名溪荪者，根形气色极似石上菖蒲，而叶无脊。”盖亦香草，故时人以为彼此相谓之通称。此又借以寓意于君也。齎，炊餔疾也。余固知齎齎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齎，居輦反。忍上，一有余字，一无而字。舍，尸夜反，叶尸预反；或音舍，非是。一无二也字。○赋而比也。齎

謇，难于言也。直词进谏，己所难言，而君亦难听，故其言之出，有不易者，如謇吃然也。舍，止也。言己知忠言謇謇，必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九天，天有九重也。正，平也。灵修，言其有明智而善修饰，盖妇悦其夫之称，亦托词以寓意于君也。此又上指九天，告语神明，使平正之，明非为身谋及为他人之计，但以君之恩深而义重，是以不能自己耳。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一无此二句。洪曰：“王逸不注此二句，后章始释羌义。疑此后人所增也。”羌，起羊反。○比也。曰者，叙其始约之言也。黄昏者，古人亲迎之期，《仪礼》所谓“初昏”也。羌，楚人发语端之词，犹言“卿何为”也。中道而改路，则女将行而见弃，正君臣之契已合而复杂之比也。洪说虽有据，然安知非王逸以前此下已脱两句耶？更详之。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遁，一作遯。他，一作佗。一无夫字。数，所角反。化，叶虎爪反。○比也。成言，谓成其要约之言也。悔，改也。遁，移也。近曰离，远曰别。言我非难与君离别也，但伤君志数变易，无常操也。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畝。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滋，一作哉，与裁同。畹，于远反。畝，古亩字，莫后反，叶满彼反。留夷，一作薠荑。揭，一作𦥑，又作𦑧，并丘谒反，又起例反。衡，一作蘅。○比也。滋，莳也。畹，十二亩，或曰三十亩也。树，种也。六尺为步，步百为亩。畦，陇种也。留夷、揭车，皆芳草。杜衡，似葵而香，叶似马蹄，故俗云马蹄香也。言己种莳众香，修行仁义，以自洁饰，朝夕不倦也。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峻，一作俊，音峻。葰，一作俟。萎，于危反。○比也。冀，幸也。峻，长也。刈获也。萎，病也。绝落也。言此众芳虽病而落，何能伤于我乎？但伤善道不行，如

香草之芫秽耳。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已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以，一作而。婪，音蓝，又力含反。凭，一作冯。索，所格反，一叶苏故反。一无己字。量，力香反。兴，一作与，非是。若索音素，即妒如字；若索从所格读，则妒叶音跖。○赋也。并逐曰竞，爰财曰贪，爱食曰婪，凭，满也；楚人谓满曰凭。以心揆心为恕。量，度也。兴，生也。害贤为嫉，害色为妨。言在位之臣，心皆贪婪，内以其志量度他人，谓与己同，则各生嫉妒之心也。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骛，音务。○赋也。骛，乱驰也。冉冉，渐也。修名，长名，或曰修洁之名也。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顚颔亦何伤。饮，于锦反，餐，一作飧，并七安反。英，叶于姜反。姱，苦瓜反。要，于笑反。顚，虎感反，又古湛反。颔，户感反，又鱼检反。领，一作領。○比也。英，华也。饮露、餐华，言动以香洁自润泽也。苟，诚也，信，实也。练要，言所修精练，所守要约也。顚颔，食不饱而面黄之貌。擎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纁纁。擎，音览，一作擎，启妍反。茝，一作芷。薜，蒲计反。荔，郎计反，索，苏各反，纁，所绮反。○比也。薜荔，香草也，缘木而生。蕊，花萼须粉紫紫然者也。矫，举也。胡绳，亦香草，有茎叶，可作绳索。纁纁，索好貌。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謇，一作蹇。服，叶蒲北反。○赋也。謇，难词也。前修，谓前代修德之人。周，合也。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遗，馀也。则，法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鞿，居依反。羁，居宜反。谇，与讯同，音信，又音粹。替与艰叶，未详，或云：艰，居垠反。替，它因反。○